

改革之花

王 愷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改革之花

王 楷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泰安市印刷二厂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05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9—0339—7

I·298

定价 2.45元

目 录

拓宽的道路·····	(1)
脚印·····	(20)
大浪淘沙·····	(34)
厚实的土地·····	(51)
向心力·····	(68)
他站在改革的潮头·····	(85)
沂蒙赤子·····	(101)
胸襟·····	(125)
为后代造福的凌河村·····	(141)
天高任鸟飞·····	(156)

拓宽的道路

题 序

胜利油田汽车修理总厂机械修理厂的名气，这两年越来越大，已是闻名于省内外的先进单位了。我早想找厂长兼书记于世滋同志谈谈，写写这个厂子的事迹，可一直无缘相遇。后来才知道，一九八八年他的伏尔加行程七万余公里，他光坐在车上的时间就是半年之多，我怎么能找到他呢？

一九八八年底，于世滋同志在水电部同行业先进单位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业绩。我看了那份材料，就更想认识认识这位开拓型的企业家了。

这次采访非常巧。我从双羊镇下了公共汽车，又坐了自行车跑到西于家埠他的家，正碰上他从东营回来。我不仅仅认识了他，也认识了他一家人。于世滋同志五十左右的年纪，中等偏上的单薄身材，精神饱满，待人热情。他家的院落虽很宽敞，但房子还是七十年代的产物，与当前的时髦民房建筑相比，显得有点寒伧。

巧得很，一位经常帮助老于料理家务的邻居也来了，

在我与于世滋交谈的过程中，他不断插话，对我了解主人很有帮助。

我看着房间里中档的家俱摆设，跟老于开玩笑说：

“看样子你还没发什么大财。”

邻居说：“他呀！还发财？连家都撇了。”

老于很感激地说：“多亏我这个邻居，家里、坡里都帮忙。要不，我连地也都荒净了。我一两个月才能来家一次，来家就黑了天，能干点什么？第二天还得去办事。照顾老婆孩子的工夫，哪有？”

邻居说：“前几年老于的一个伙计，自己搞个体去了，这会儿家里挣下十五万块钱了。老于可好，钱挣不了几个，孩子们也转不出去，老婆跟着受累。”

老于说：“真心说。由于工作忙，对于孩子们我未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虽然有两个上了大学，那全是他们自己努力。家里还有四个，谁知道他们的前程怎么样？至于挣钱，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若是自己搞个体，一年也能挣个十万八万的。举一个小例子，从平度捎几箱高级烟到东营去，还不得挣个七百八百的？但我做人的原则不是自己挣钱。”

邻居恳切地说：“你好好写写老于吧！为了工作，他连自己的闺女都舍上了。真事呀！这个，双羊人谁不知道！”

我当然想好好写一写，就对那位邻居说：

“你等着看吧！我会认真把他写一番的。”

一 做人的准则

于世滋祖居高密西部的偏僻丘岭地带。于世滋先世的父亲，原是这块土地上的优秀的人民教师，曾被选为高密县政协委员、潍坊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家乡享有极高的声望。辞别人世虽已数载，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提起他的父亲。

“父亲对我的教导，就是好好做人。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对家乡有贡献的人。我非常信服父亲做人的标准。”

于世滋一九五四年高小毕业以后，回村当了记工员，两年以后又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保管兼团支部书记，一九六零年任大队主管会计，依旧兼做青年工作。那时候，他认真，刻苦，好学。为了帮助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工作，也为了向书记和大队长学习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他白天都是跟着村里的二位领导人，到各小队检查指导工作，或处理一些民事纠纷，而自己的会计业务全在晚上干。有时一直忙到下半夜，回到家爱人孩子都睡熟了。爱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为这事常在枕边嘟哝。他也不上火，就耐心地跟她说：

“我年轻力壮的，就应该多干点呀！我不多干叫谁多干呀！”

爱人拿他没办法，只好在生活方面多照顾他点。

于世滋的工作那是没说的，不光村里的领导、群众满

意，公社的领导也满意，因为他工作认真，廉洁，公正。从那时候起，他就有自己做人的准则。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我说：

“我最看重‘认真’二字，说话算数，对自己负责，对人家负责。”

于世滋抱着为自己负责，为全村人负责的态度，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努力工作着，在村里干了十五年财务工作，自己没有多记一个工分，没多占一分钱。凭这股认真的拗劲，别人想多花一分钱，他也是不依的。

有一回，一个生产小队的会计买了一支自来水笔，花了五角钱，他不准报销（按规定小队会计只能买圆珠笔，花三角六分钱）。只多花一角四分钱，他就卡住不放。那个小队会计说：

“别这么认真了，角而八分的……”

他却斩钉截铁地说：“若没有认真二字，什么也就完蛋了。我和你一个村，一块工作十几年，感情也很好。可是，再好是个人关系，工作中有毛病不中。角而八分是公家的，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拿钱请你喝酒中，这笔可不能报销。”

于世滋干工作，对事不对人。他说：

“我不存在怕字。存在怕字的人是自己有问题。自己没问题，怕什么！”

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观点很明确，要想当好干部，首先自己要做个真正的人。身教重于言教，以自身带职工。他说话非常风趣，有一个特别的口头语——

“回答”。含有办事等多种意义。对于他的上级领导，他的客户，他的职工，他都回答得很好。每天的工作他都有计划，有目标。有一天实现不了自己的计划，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目的，工作无效益，他都过意不去。他说：

“只要活着，任何一天都不能白白地度过。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创造，每天都要贡献，任何一样工作都要回答好。这才不讨愧。”

于世滋有着“见贤思齐”的美好品质。一九八六年夏天，前任高密县委书记王世昌到东营市他的机械修理厂检查工作。下午一点半，正是午休的时间，于世滋的房里堆满了机械配件，有几个职工正在睡午觉。王世昌一进门就拍着他说：

“咱小点声，别影响了职工休息。”

于世滋说：“这件事很小，但对我的启发很大。”

于世滋在实际的工作中，更善于学习管理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他认为，一个厂长如果不全面地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就不可能管好一个厂。他就是凭着自己学来的多学科的知识 and 说话算数、办事认真、不卑不亢的人格，开拓了人生的道路，开拓了企业的道路，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二 艰难的跋涉

于世滋一九六八年被调到双羊镇水利水产站任会计，

一九八二年接任站长。这个单位地处丘岭薄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原靠上级拨款和镇里投资，是单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单位，工人工资每月只有九元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多种经营，上了面粉加工、电焊、汽焊、镀锌、镀铬等项目。到一九八四年，全站累计实现利润二十四万元，工人工资上升到每月四十多元钱。

一九八五年初，双羊镇党委想到胜利油田办厂，党委书记宋锡铭委托于世滋到东营去联系工作。他通过同学关系，很快联系成功，向党委作了汇报。党委研究后，决定叫于世滋到东营去。

这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镇政府和党委内部，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只有党委书记宋锡铭态度明朗，坚定不移。

消息传到普通群众的耳朵，闲言碎语就更难听了。有的说：

“在家都不行，还想到东营去搞经营……”

还有的说：“让他们笑着出去，哭着回来吧！”

也有些好心的朋友劝导于世滋，要他谨慎行事，留出后退的路子。于世滋却毅然决然地说：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非撞倒南墙，打个胜仗回来不可！”

他就是这种个性，他想干的事情，非干成不可，非干好不中！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镇长尹凤刚和于世滋一块儿，亲自带领六十名职工来到东营市八分场。当汽车停在

一片芦苇丛生的坑洼水地旁，职工们全都傻眼了。在双羊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生活得胸闷无聊的时候，一心想出来见识见识，舒展舒展，挣几个大钱。谁能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块荒凉的碱地。后来，就有才子人编出了几句歌谣，描述当时的情景：

远看白茫茫，近看水汪汪。

就着大咸菜，啃着冷干粮。

住着猪圈棚，夜里想爹娘。

这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不少职工，刚到场地心已凉了半截。美好的想象成为泡影，满腔的热情烟消云散了。

其实，猪圈棚还算是最好的住处，六十名职工大多数都住在自己搭起的简易棚里，地是床，麦秸草是褥垫子。晚上躺在沙沙作响的地铺上，望得见天上的星星、月亮，早晨起来，被褥沉甸甸的，湿漉漉的，一掀铺草，水珠儿晶亮亮地四处滚动。

当天晚上，他们就尝受了东营的滋味儿。东营的风大，东营的天冷。从下午刮起的西北风，越刮越烈，夹带着尘沙，袭击着摇摇晃晃的工棚。棚顶的草叶吱吱地叫唤，鬼哭狼嚎般难听。有些感情脆弱的职工，在自己的铺位上发出了悲观的叹息。

这时候，镇长尹凤刚和于世滋进来了，掀掀这个的被窝，摸摸那个的铺底。

“怎么样？冷不冷？”

“晚饭吃饱了没有？”

话不多，使大家的心里暖融融的。

其实，刚来的那阵子，缺东少西，一直啃着冷干粮，吃着老咸菜。直到二十多天以后，才支上锅灶，吃上了热饭热菜。

有的人唇裂了，脸红了，嗓子哑了。有的人早晨起来腿硬，腰板，筋骨疼痛。有的人开始拉肚子……

更艰难的还是工程施工。这里是黄河故道，几锨下去，就是泥沙，拼力清一阵泥沙，刚一停锨又淤满了。大部分的工段都泡在水洼里，腿脚刺骨地痛，一天一身泥水。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有的人骨头象散了架，身子象一团烂泥，不想动，不想吃，不想喝……

一种动荡的情绪开始在职工中蔓延。晚上躺下，牢骚满棚。有的想另寻门路，有的想离队还乡。

一个晚饭后，于世滋和尹凤刚又来到了工棚。和往常一样，他们和职工下棋弹巴儿、打扑克贴纸儿。笑过一阵之后，于世滋问道：

“大家想家了没？”

“没，没……”没个说心里话的。

于世滋说：“不想是假的，我也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谁不想爹娘？谁不想老婆孩子？可是，我们跑出几百里路，又是为了什么呢？”

于世滋和尹凤刚从胜利油田的建设，讲到他们办厂的美好前景，从现在的艰苦讲到双羊镇的未来。职工们听着他们的话，望着他们瘦削了一圈的脸，回想着白天和他们一块泡在水里干活的情景，眼睛都湿润了。有一个道理很

明白：于世滋是为了什么？主任尹凤刚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用得着跑到这荒凉的东营来，和他们一块拼死拼活吗？

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着职工，感化着职工。波动的情绪平稳了，六十名职工扭成一股绳，奋力地在油田开辟着他们的道路。

三 儿女情长

恰在职工情绪最低落、建厂工程进入中期的关键时刻，于世滋收到了妻子托人从家乡写来的挂号信。

“……小三儿病重，住进了青岛医院，望你速速归来……”

于世滋读完信，悄悄地折起来，装进了信封，又悄悄地放在自己的枕头低下。

旁边的尹凤刚关切地问道：“没有急事吧？”

于世滋若无其事地说：“普通家信。”

隔了几天，于世滋又收到了大女儿从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病房写来的挂号信。

“爹爹，您快来吧！三妹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常常昏迷不醒。只要她醒来的时候，就念道您：‘爸爸怎么还不来呀？’我只好哄着她：‘快了。再一天就来了。’她睡觉的时候，嘴里也在叫着：‘爸爸！爸爸……’爸爸，您快快来吧！”

于世滋在工地上看完了这封信，滚下了两行热泪。

他怕周围的职工看见，擦了擦眼睛，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这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躺下了。

职工们看他有心事，也都静悄悄地躺进了被窝。当大家呼呼地酣然入梦之后，他却不能入睡。他的耳边响着一个十分真切的声音：“爸爸，爸爸……”他的眼前闪现着小三儿秀气的脸蛋，聪慧的眼睛。

他想起了儿时的三女儿，嘴是那么甜，那么亲，每当他从外边回来，她总是第一个跑到他的跟前，拉住他的手：

“爸爸，爸爸……”

他就把她抱起来，掏出从田里摘来的野果，或从集上买来的瓜桃，放到她的怀抱里。有一次，她拗，不听话，他也打了她一巴掌。打过之后马上又后悔了。为什么要打她呢？这会儿，他又在心里想起了这句话：“为什么要打她呢？”这些年自己不在家，家里坡里不全靠着这些孩子们！每当他从站上回家，看见女儿们背着药筒或者一捆青草，他总有一种愧疚感，心里酸楚楚地、痛切切地。

他终于在被窝里躺不住，又爬起来，走进了职工们住的棚子。昏暗的马灯光下，一个青年踢开了棉被，露出了光光的身子。他轻轻走过去，给青年掖好。这是邻村的一个孩子，刚刚十九岁，和自己的三女儿一样大。有一回，他调皮捣蛋，妨碍了别人干活，于世滋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不知怎么的，这会儿瞅着男孩儿细嫩的毛茸茸的脸蛋，他心里有些难受。他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爱发火

呢？他也还是个孩子呀！”

于世滋走到正在起建的厂房面前。月光下，他看看那高高的砖墙，影影绰绰的脚手架，想起了某些人的狂妄的“预言”，想起了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想起了启程时镇党委书记宋锡铭的嘱托：

“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

是的，他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还正在克服着重重困难，基建工程眼看就胜利完工了。他在心里默念着：

“放心吧！宋书记，我不会给双羊人丢脸的。”

他绕工地转了一圈，在一块高高的土堆上站住了。他朝着东南方向，望着星光闪烁的星空，那里是青岛，女儿住院的地方。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幻想。要是能长出一对翅膀，要是有一架直升飞机，今夜他多么想飞到青岛去，看看病重的女儿啊！

隔了一天，于世滋收到一封从青岛拍来的加急电报：

女儿病危速来

他火速赶到青岛，但女儿已经与世长辞了。他在太平房里守着女儿的遗体，反复哭诉着一句话：

“小三儿，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

安葬了女儿以后，于世滋只在家里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东营了。

他回到八分场的工地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着同一个相同的梦：小三儿的病好了，从青岛跑来看他，穿一套时髦的衣裙，才走到工地前边的柏油路上，就招手呼唤起

来：

“爸爸！爸爸……”

四 步步开拓

政策开放之后，进入油田东营开发的数百家企业，蜂拥而至。高楼大厦，简易板房，互相对比，互相映衬。单就于世滋这样的修理厂家，东营市有几十家。密集的地方並排相连就有三四家。有些是名牌厂家，有些是实力雄厚的厂家。大家都拥挤到同一条路上来了。要想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走下去，並且越走越宽，最后走出自己的路来，可不那么容易！

一个无名的厂家，要到胜利油田各大单位揽活干，谁了解你？谁相信你？花钱人家不怕，怕的是花了钱修不好，误了生产。

于世滋有他自己的路数：

“要想叫别人相信你，首先要叫人家熟悉你，然后再进一步理解你。只有真正地理解你，通过实践验证，人家才能相信你。”

建厂初期的每一个夜晚，于世滋都不在厂里，轮流到有关单位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家里谈心。白天人家上班，办公室不是闲拉的场所，坐时间长了会叫人家厌烦。白天人家抽不出时间，只有晚上才是畅谈的最好时机。他不是去送礼，也不是去拍马屁，那种低三下四的事情他干不了，也不干。他不卑不亢地去进行平等的交往，主人家还

得搭上一壶茶、半盒烟，有时候也会碰上一顿酒。只要主人真心真意，他也毫不做作，该醉就醉。

他们的话题往往从孩子开始，从老人开始，然后是家庭，社会，人生。主人见他不是送礼，知道他无所求，也就没了戒心。气氛平和，谈话融洽。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各自的企业。有时候还能续上大学友、老乡关系。真是越拉越近，越拉越亲了。

一回生，两回熟，渐渐地，人们就熟悉、了解、相信于世滋了，修理厂也接二连三地有活干了。

初来时，想以修车为主。但总厂条件好，承担了汽车的修理。于是，他们就寻找别的渠道。在一次串门中，于世滋偶然得到一条重要信息：某采油指挥部有一台坏了的泥浆泵，因没办法修复，已经闲置多年。这件事使他得到了启发，脑海里豁然开出一条明亮的缝来。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才能打开一条通道，走出自己的路来。然而，谈何容易！

于世滋去承揽这项大型机械修理业务的时候，油田的负责人半信半疑：“反正也没人能修，再放上几年，就烂成一堆废铁了。倒不如让他们试一试。修不好，权算培训培训他们。人家投资到油田来办厂，支援油田建设，按理也应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泥浆泵拉到院里，耀武扬威一个庞然大物，十分慑人。谁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修理过。未等拆卸，有的人先倒抽了一口凉气儿。泥浆泵的额定压力三百公斤，若修不好，出现一丝漏缝，喷出的泥浆就能将人体击穿——这东

西太厉害了！于世滋非常慎重，组织了全厂最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亲自下手，一看二卸三想。想不透的大家一起琢磨，再琢磨不透的就跑到油田机械研究所请教专家。他们拆了装，装了卸，终于掌握了这台机械的部件结构。通过反反复复的试验，又掌握了泥浆泵的机械原理。终于，他们修复了这台打算报废的泥浆泵。通过试验，达到了额定标准。油田的负责同志惊喜地说：

“真没想到你们修得这样好。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这件事轰动了大半个油城。从此，许多同行业厂家都刮目相看了。

接着，于世滋又率领职工攻克了第二个目标——修理压风机。

过去，胜利油田的泥浆机和压风机，都要到哈尔滨和安徽的蚌埠去修。特别是压风机，蚌埠自己产、自己修，全国独家经营。修一台，往返运输三个月，运费不算，仅修理费就花七万五千元。价格昂贵，时间还没有保证，有时修理时间一拖，就误了生产。

于世滋他们修理的压风机，周期短，每修一台不超过半个月。价格低，一台就给油田节省三万元资金，还延长了半年的使用周期。蚌埠压风机厂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工程师来厂鉴定后，异常惊奇：

“这个维修项目，全国没有一家敢承接的。没想到你们修得这么好！”

于世滋和他的职工们攻克了这两个维修项目之后，为